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 郭行 编辑: 王君华

版式设计: 李英勇

山风拂过四峨梯田(外一首)

■ 马娟

当四月的和风吹拂过来
站在四峨山的梯田上
我听见古老的声音,炊烟的声音
汉唐屯垦的炊烟还未曾消散

一层层梯田,一行行大地写给岁月的诗篇
山风在读,云在读,我站在田埂上也
在读。从汉唐铺到今天
每一笔都是犁痕
每一划都是汗水

把脚步放轻,再轻一些
我怕踩碎山间的野花
那些细小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花
也怕踩碎四峨山还没睡醒的传说
它们和野花一样藏在田埂的缝隙里
藏在云雾深处

四峨山很慢,风很慢,云很慢
时间不是一条直线
一层一层的梯田
从山顶盘旋而下
又从天边盘旋而回

做一只稻田里的青蛙

做四峨山梯田里的一只青蛙
守一汪汪春水在山间闲话

梯田一层一层,一级一级
像一架巨大的竖琴
弹奏出只有青蛙才能听懂的歌

春水安静,留守天空的倒影
水里有泥叠有浮萍
在青蛙的叫声里,重叠所有的光阴

汉唐的炊烟和今天的炊烟
是同一缕。祖辈的汗和田里的水
是同一滴。稻田里的蛙鸣
是问候也是回答

在岷江寻找一种白(外二首)

■ 源麟

暮秋岷江,覆着泛白天光
舍金缀银,不觉清寒。

金光直白而温热,是落日
赠予江河的万千碎币。
江风里的银白,来自流云与白鹭
悠悠浮沉于碧波之上。

像远离尘嚣的残雪
又像人世化不开的清愁。

默诵韩江《白》的诗歌,沿江独行
岸畔榕影与棕榈层层错落
皆被视而不见。

目光沉落水波,于江流万千素色中
苦苦寻觅,那一抹
贴近梦境的纯白。

窗

幽室静坐,借剧集消磨长夜
情绪随剧情起落,如过山车跌宕
辗转于云端与深谷。
俗世喧嚣慢慢远去
敏感的神经涨涨如潮。

不妨让思绪远走
无关逃避,无关荒芜。
在他的悲欢故事里
总能寻得一枚
缓释心事的良药。

育贤门的虬根

育贤门红墙斑驳,尽是岁月苍老
黄葛古树盘结虬根,如虬龙盘踞
牢牢锁住一方旧土,执念深沉。

我也渴望扎根故土
偏偏骨血生不成缠绕的藤蔓。
漂泊异乡,无根而行
活得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

风来便随风流离,心神无依
纵是偷身尘世
也再也扎不稳,一方新泥。

本版投稿邮箱: Lsrbsfk@163.com

竹溪唱响迎郎曲

青山含情,溪水有意。竹公溪的美,绝非走马观花便能看透,只需放慢脚步,踏岸寻幽,用眼观赏溪山全景,用心品读千年文脉。这一湾溪水,承载着嘉州传说、文人诗韵、民俗遗风,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涵养出乐山人敦厚质朴、坚韧向善的性情。

嘉州城北三里,一条溪流迤迤而来,名曰竹公溪。清同治《嘉定府志》有载:竹公溪发源自云头山下,穿城绕郭,流经悦来、棉竹、通江诸乡镇街巷,全程二十六公里,最终于张公桥河岷口汇入岷江。一溪活水润嘉州,千载奔流未曾歇,这条滋养古城烟火生灵的溪流,乐山人都亲切唤它为“母亲河”。

说起竹公溪,从来就绕不开古老的竹王传说。东晋王隐《蜀记》里记下一则久远往事:古夜郎之地,有女子在溪畔浣纱,忽见一截青竹顺水漂来,竹管里隐约传来婴孩啼哭。女子心生怜惜,拾竹剖开,得一男婴,悉心将他抚育成人,孩童长大后雄才大略,被后世尊为竹溪王。西汉时,人们在溪畔建起竹郎庙,也叫竹王庙,溪流也因庙而得名。古老传说落地生根,伴着潺潺溪水,一代代传了下来。

最让人驻足惊叹的,当属竹公溪畔的九百洞崖墓群。古人依山就势凿穴为墓,一百九十六座岩墓错落嵌在山崖之间,古朴幽深,绵延十余里。走近崖边细观石刻人像,梳着椎髻、身着桶裙,眉眼轮廓间,尽是古时僚人风貌。南朝时,这里本是僚人聚居之地,竹王崇拜早已蔚然成风;及至隋唐,嘉州商旅云集、市井繁华,竹王信仰更是盛极一时。闭目遥想当年,每到三月三祀神吉日,溪畔铜鼓铿锵、蛮歌四起,香烟袅袅漫遍溪山,夜郎文脉随着流水绵延,泽被川南山水。

一溪风月,自古萦绕文人雅韵。唐代女诗人薛涛曾客居嘉州,栖身竹公溪畔,揽溪山胜景,怀竹王遗风,挥笔写下《题竹郎庙》:

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

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

诗中有山有水,有景有情,写尽苍山形胜、夕阳溪影、古祠风华,民俗虔心,更道尽民间百姓对竹王的崇敬。一首迎郎曲,因溪而生、因诗传世,成了竹公溪最动人的文化注脚。自此之后,文人墨客接踵而至。北宋宋祁途经嘉州,吟出“山围杜宇国,江入夜郎天”,一语道破竹公溪与夜郎文脉的历史渊源;清代王士禛游历至此,一首《嘉州竹枝词》鲜活灵动:“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寥寥几笔,溪水苍茫、竹林幽深、民俗热闹的景致跃然眼前,恍若让人身临其境,置身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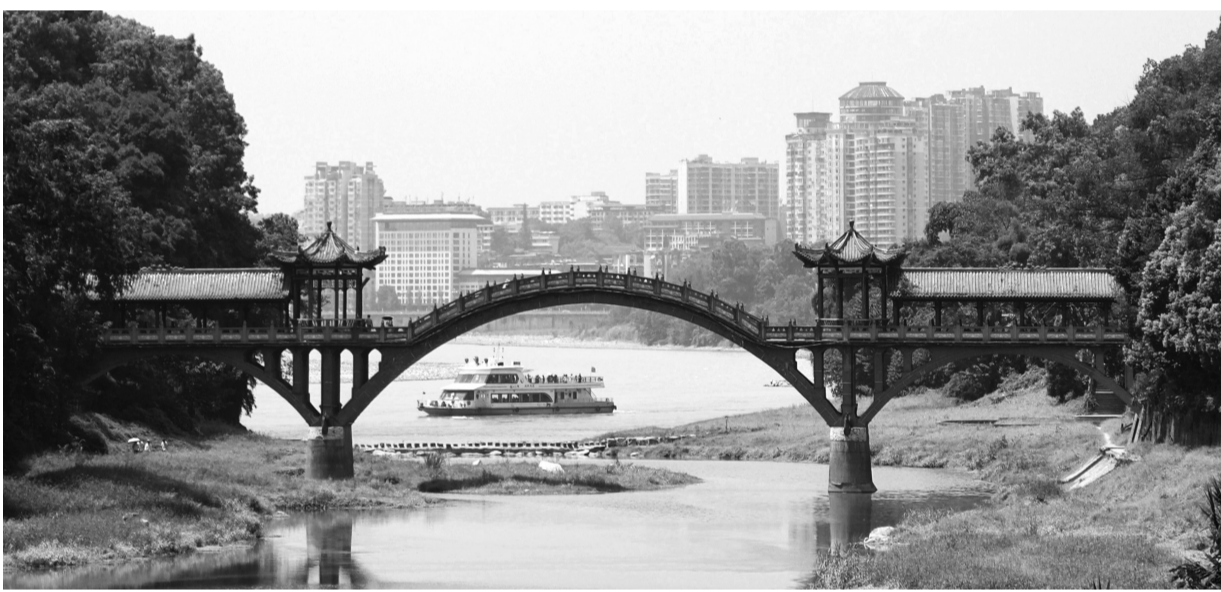
竹公溪的底蕴,不止传说与诗行,更沉淀着层层叠叠的岁月遗迹。白岩山崖墓留存宋代游人题刻,镌刻着千年的崖墓文化;溪畔薛涛寓居旧址“薛地”,仍萦绕着诗人才情,为山水添染一缕书香;清代张能麟修建的张公桥静卧溪波之上,历经风雨沧桑,看尽市井烟火,已然成为乐山古城鲜明的文化坐标。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叶圣陶先生写下四首《浣溪沙》吟咏溪光山色,更以“瓦屋三间,竹篱半围,靠山面水”的极简笔墨,勾勒出溪居的清雅恬淡。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神秘的大佛》取景白岩山洞窟,崖壑幽奇、溪谷灵秀,让竹公溪伴着凌云大佛共登银幕,从此走出乐山,被四方游人熟知。

古韵融文旅,溪岸换新颜。而今城市赋能溪河,竹公溪迎来重生蝶变。堤岸修整加固、河道疏浚清淤、排水系统升级,既留住了老溪岸的市井

烟火,又褪去了往日淤塞杂乱。溪岸竹影婆娑,林荫蔽道,慈竹、斑竹、水竹沿溪丛生,皂角、银杏、黄葛树虬枝参天,香樟、芭蕉、肾蕨参差错落,满目苍翠浸染两岸,涵养一方生态绿意。沿溪一带先后建起竹溪春华园、白岩竹溪公园、春溪体育公园,九百洞湿地公园,一园一景、一步一韵,古老溪流化身作生态人文走廊,成为乐山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

我常徒步沿溪而行,清风拂竹,竹香绕身,满眼青绿铺展眼前,瞬间只觉心境舒展,神清气爽。白日里暖阳漫洒,木阁小院隐于绿树浓荫之间,静谧安然;城区两岸高楼林立、车流往来,呈现出现代都市的蓬勃气息;待到夜幕降临,却是另一番风情,华灯倒映溪面,灯火点点阑珊,游人缓步慢行,水声清浅,光影迷离,一幅千年的民俗山水长卷,在暮色中徐徐舒展,竟隐有几分秦淮河的优雅夜韵。

青山含情,溪水有意。竹公溪的美,绝非走马观花便能看透,只需放慢脚步,踏岸寻幽,用眼观赏溪山全景,用心品读千年文脉。这一湾溪水,承载着嘉州传说、文人诗韵、民俗遗风,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涵养出乐山人敦厚质朴、坚韧向善的性情。此刻静立溪头,晚风穿竹簌簌,清韵漫溢林间,恍惚间似有古笛声穿风渡水,悠然入耳。竹公溪饱经世事沧桑,洗尽岁月风尘,终在今朝褪去旧容,焕然一新。女诗人薛涛当年题咏的迎郎曲,想必不只是一纸诗吟,实为竹风溪水的深情和鸣,今时随竹影摇曳,再度婉转唱响。古曲悠悠,萦绕在嘉州山水之间,余韵清远,绵长无尽。



初夏濠上大桥。

曹欣摄

嘉定书馆

嘉定书馆闭馆的扉扉虽隔绝了室内的书香,却挡不住室外的光影与温情。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时光的印记;这里的一画一语,都流淌着文化的血脉。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见证着嘉州的过去到现在;又像一位温柔的使者,搭建起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待小女放学,我便匆匆驱车赶往嘉定书馆——听闻它正式开馆迎客,这份期待早已在心底攒了好些日子。等我们匆匆赶到时,已过七点,书馆早已闭馆谢客。虽免不了几分遗憾,好在前几日试营业时,我们已抢先参观过一番;更庆幸的是,向家喜老先生的画展仍在展出,我便带着小女,借着暮色与室外景观区的柔和灯光,细细赏读这场关于老乐山的油画盛宴。

小女脚步停在一幅标注“八一九事件”的油画前,转头望向我,满眼好奇地问:“妈妈,日本人也轰炸过乐山吗?”我浅笑着点头,轻声告知她,老乐山也曾历经一段伤痛的过往。我慢慢讲起日军轰炸乐山的“八一九事件”,从起因到经过,一一细说;又指着油画里的残垣瓦砾、熊熊烈火,分明察觉到她眼底漾起了一丝涟漪。趁着这份触动,我又跟她说起古代的乐山,话音刚落,她忽然眼睛一亮,大声喊道:“妈妈,育贤门!这是育贤门!”

我抬手摸摸她的头,低声应道:“是啊,这就是古老的育贤门。它静静伫立在大渡河边,历经百年沧桑,默默见证着乐山的世事变迁。”这位画家真厉害,画得这么像,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小女雀跃地说完,便咯咯笑着跑开了。望着她的背影,我暗自思忖:画家的笔尖,既是写实的描摹,也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一座城市深情的回望——那些被时光淹没的细节,都在画布上得以重生。

我沿着展线,逐一欣赏每一幅勾勒老乐山风貌的油画,正看得入神,转身时竟意外撞见向家喜先生本人。心头满是欣喜,便与先生攀谈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尽是家常。先生说,为了筹备这场画展,他前前后后花费了整整两年光阴。更让我意外的是,先生并非乐山本地人,而是重庆万州人,与嘉州结下不解之缘后,便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索性举家搬迁至此。

谈及嘉定书馆与这场画展,向家喜先生赞不绝口。这座坐落于乐山叮咚街的书馆,本就是承载嘉州百年文脉的文化地标,其“一馆一楼一场景”的空间布局,更让人耳目一新。馆内的“不闻茶社”,最是适合快节奏生活里的人们:择一处角落,沏一壶清茶,选一本心仪的书,便能享受片刻的宁静与闲适;若是遇上晴好天气,还可移步室外,坐在竹椅上,沐着暖融融的阳光,一边品茶一边读书,身旁是青砖绿竹、碎石小径,自在惬意。乐山人向来懂生活,无论平日里多忙碌,茶与桥牌总归是少不了的,而这室外景观区,恰恰满足了市民们休闲小聚的需求。

书馆主楼更是集书店与文创于一体,我们私下里都戏称它为“不熄书店”。追溯过往,这座场馆古时并不叫嘉定书馆,最初是嘉定文教馆,历经岁月变迁,先后变身乐山县图书馆、乐嘉小学,而后又回归图书馆的功能,直至今日,才以“嘉定书馆”的崭新面貌示人。也正因如此,这座场馆便这样亲历了古嘉州“民族抗战”“育人兴邦”“文化传承”三个重要历史阶段,镌刻着乐山深深浅浅的文化印记,呼应着这座城市精神内核的变迁;而此次嘉定书馆的修缮与完善,更是为传承和弘扬古嘉州文化,注入了新活力。

与先生畅快交谈一番,我对嘉定书馆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这时,小女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说自己交到了新朋友——巧得很,那孩子竟是向老先生的孙女。看着她俩在画间肆意穿梭,小小的身影掠过一幅幅定格时光的画作,时而对着育贤门的轮廓叽叽喳喳,时而对着画中穿军装的身影好奇驻足,稚嫩的提问像春雨般落在历史的土壤上。向老先生的孙女指着一幅画里的纤夫说:“爷爷说,以前运输货物就用这笨重的大船,老百姓用力拉着船前进。”小女立

■ 郭明兴

■ 艾瑞莎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 郭明兴

城市笔记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龙舟记

■ 李跃平

五通桥桥梁众多,尤以浮桥声名远扬。旧时,舟楫往来不绝,盐船的橹声、商贩的吆喝、孩童的嬉闹,混着湿润水汽,在街巷间萦绕不散。三百年来,龙舟鼓点伴着江河涛声,早已融入这座盐城的血脉根基。

清代诗人李嗣沆泊舟茫溪河畔,曾写下一句“风光不让西湖”,五通桥“小西湖”的雅号,便由此而来。后来,画家丰子恺、徐悲鸿也相继来此,一人赞这里春色宛若杭州,一人称它是“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细品之下,这般评价并非夸张,这片水乡确有这般韵味。

岷江的两条支流——涌斯江、茫溪河穿城而过,将整座五通桥浸润在水色之中。五通桥桥梁众多,尤以浮桥声名远扬。旧时,舟楫往来不绝,盐船的橹声、商贩的吆喝、孩童的嬉闹,混着湿润水汽,在街巷间萦绕不散。也正因这得天独厚的水网条件,五通桥格外适宜举办龙舟赛事。三百年来,龙舟鼓点伴着江河涛声,早已融入这座盐城的血脉根基。

五通桥的底蕴,由井盐与水运托举而起。商贸繁盛,民俗便随之兴起,龙舟会应运而生,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历史。起初,它只是盐工、船工的祈福仪式,渐渐发展成川南端午最热闹的盛会。与别处祭祀屈原不同,五通桥祭拜的是李冰。昔日盐船行于江河,险滩暗礁密布,船工与盐商感念李冰治水凿井、护佑水运平安,便将其作为祭祀对象,祈愿江河安澜、盐船顺遂。旧时龙舟会均由盐商牵头,会首集资筹办,各大行会、帮会纷纷打造龙舟参赛。《五通桥区志》载,最鼎盛时,参赛龙舟多达百余只,在川南地区首屈一指。每逢端午,方圆五十余里的乡民扶老携幼赶来,田埂间、河堤上、石桥边人头攒动,这股热闹景象,几代五通桥人都记忆犹新。

1949年以前,龙舟是盐商与行会的脸面,选材与做工都极为考究。大多由盐运木船改装而成,也有将摆渡小舟拼接而成“双飞燕”样式的。船头雕饰龙头,龙角翘立,龙须飘逸,船尾饰以龙尾,鳞甲纹路清晰可辨;有的描金绘彩,有的素身雕纹,各具风姿。部分龙舟船头装有机关,可喷火吐水,在江面之上气势非凡;有的挂满彩绸流苏,划行时摇头摆尾,灵动十足。船身以红、黄、蓝、黑四色为主,分别对应知名盐号与码头,一眼便可辨识,这正是井盐文化的鲜活体现。1953年起,龙舟会改由政府主办,场面愈发热闹,赛事项目也更为丰富。龙舟形制日渐规整,桨手身着统一服饰,锣鼓、旌旗配置齐全,不再是单纯的民间祈福活动,逐步发展为集文化、体育、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盛会。1988年,四川省政府正式给五通桥冠上“龙舟之乡”的名号,2007年,五通桥龙舟竞技入选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全国独一份以井盐文化为载体的龙舟民俗,这份传承总算有了更硬的名头。

每年端午那天,天刚蒙蒙亮,茫溪河就被鼓声叫醒。老鼓手坐在船头,拿着鼓槌,一下子就把水乡的睡意敲没了。小西湖两岸早就挤满了看客,老人搬着竹椅坐在最前面,摇着蒲扇,一脸期待;小孩拿着粽子、咸鸭蛋,扒着河堤栏杆,盯着脚往江面上瞅;年轻人挤在人群中,时不时高声议论,给认识的船队加油助威。河堤上、石桥边、吊脚楼的阳台上,甚至岸边的黄葛树上,都站满了人,眼睛全都盯着河面,就等发令信号。信号弹一上天,龙舟夺标就开始了。

五通桥的龙舟分22人标准大龙舟和12人小龙舟两组,在500米直道上逆流往前冲,船首劈开波浪,溅起的白浪花,跟盐场晒出来的晶盐似的。每艘龙舟上,健儿分坐在两边,穿着一样的劲装,肌肉绷得紧紧的,双臂发力,桨叶入水特别整齐,溅起来的水花连成片,特别有气势。船头的鼓手光着膀子,鼓槌挥得像下雨,鼓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舵手的舵手稳稳站着,手里攥着长舵把控方向,还时不时高声喊两声;桨手们跟着鼓点,一起喊龙舟号子,调子高低起伏,既提劲儿,又能让划桨动作保持一致。号子声、鼓声、铜锣声,再加上两岸的助威声,混在一起,这就是五通桥“最热血”的声音。

竞渡结束后,就到了最热闹的抢鸭子环节,这是龙舟会的保留项目,也是所有人最开心的时候。当一只只肥麻鸭跳进水里,锣鼓声便突然变急,龙舟像小鱼一样穿梭,水手们划得飞快,围着鸭子追。要是勇士能抢到鸭子,奋力游回船边举起来,两岸立马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笑声、喝彩声在茫溪河上空飘好久。抢到鸭子不光有面子,还是个好彩头,寓意一年顺顺利利、富足安康,这份简单的快乐,顺着江水飘,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如果说白天的竞渡是热血沸腾,晚上的夜游龙舟就不一样了,算是整场盛会的压轴戏。天黑以后,四望关前礼炮一响,茫溪河畔上万盏彩灯一下子全亮了,流光溢彩,把夜色都染红了。河岸的彩楼挂着灯和旌旗,水面上的彩船缀满霓虹灯、日光灯,五颜六色的光闪来闪去,和水里的倒影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波光。江面上飘着点点漂灯,像天上的星星落在水里,跟着波浪慢慢晃,把江面铺成了一片光的海洋。彩龙在灯影里游来游去,龙头龙尾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桨手们划着慢桨,船走得缓缓的,伴着丝竹乐声,跟仙境似的,让人醉在这小西湖的端午夜里,舍不得走。

三百年岁月流转,从盐商牵头的民间仪式,到政府主办的文旅盛会,从只划龙舟,到加入水上特技、花样滑水、江号子表演、民俗展演这些内容,龙舟会不只是一场竞技,成了五通桥的文化密码。龙行五通桥,舟竞小西湖。这片被江水养着的土地,在三百年里,从没有停过龙舟的鼓点,从没有断过茫溪河畔的热闹,“龙舟之乡”的名号,越传越响,成了川南大地上一道不会褪色的民俗风景。

多愁记忆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

■ 李跃平